

书架的故事



6253-49/1

|书|架|

的故事

作者：亨利·彼得洛斯基
译者：冯丁妮 冯速 万绍愉

海南出版社



这些书架构成的书香四溢的空间,叙述着一段段耐人寻味的故事……



端木蕻良的书房

这是作家端木蕻良(1912—1996年)晚年的书房，当时他正在写作长篇历史人物小说《曹雪芹》下卷。摆满资料的书桌似乎不够用了，于是又增加了一张折叠方桌。书桌旁边的一对书柜是中国古典家具，上半部分本来是放线装书的，但用来摆放了他喜欢的瓷器，很有装饰效果。

1994年7月6日摄于北京

臧克家的书房

诗人臧克家居住在一所小小的四合院里。南房三间是藏书的，虽不是万卷，但古的今的，中的外的，纷然杂陈，被臧克家称之为杂货店，如果赐以嘉名的话，可以称之为“南书房”。臧克家住北房，卧室兼写作间中，四架书占去了“半边地”，床头上的书高达二尺。照片上是他伏案写作的地方，书柜上方的墨宝“健康是福”是老舍的字，魏碑体。近年，臧克家因年迈不得不迁往起居较为便利的单元楼房。

1994年8月10日摄于北京



葛一虹的书房

戏剧家葛一虹住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宿舍。当初盖这栋楼房时，特为住房设计安装了墙上的铁制书架，外面还可以有一个落地的布帘子挡灰。尽管很多住户后来装修时取消了这些书架，认为不实用，浪费空间。不过，还是要为当年这种设计叫好。这个房间当然还是客厅，所以有沙发。

1994年9月22日摄于北京



胡厚宣的书房

甲骨文大家胡厚宣（1911—1996年）博学多才，其研究之深广当以甲骨学和殷商史为最。他在搜集、整理和刊布甲骨文资料方面的成就，超过前人，有力地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。在甲骨著录上，他是依个人力量刊布新资料最丰富的一家。照片上的房间其实并非书房而是客厅，因为书房早已成了书库，连进人都困难。胡厚宣只好在客厅看书，而写作只得利用卧室了。

1994年11月2日摄于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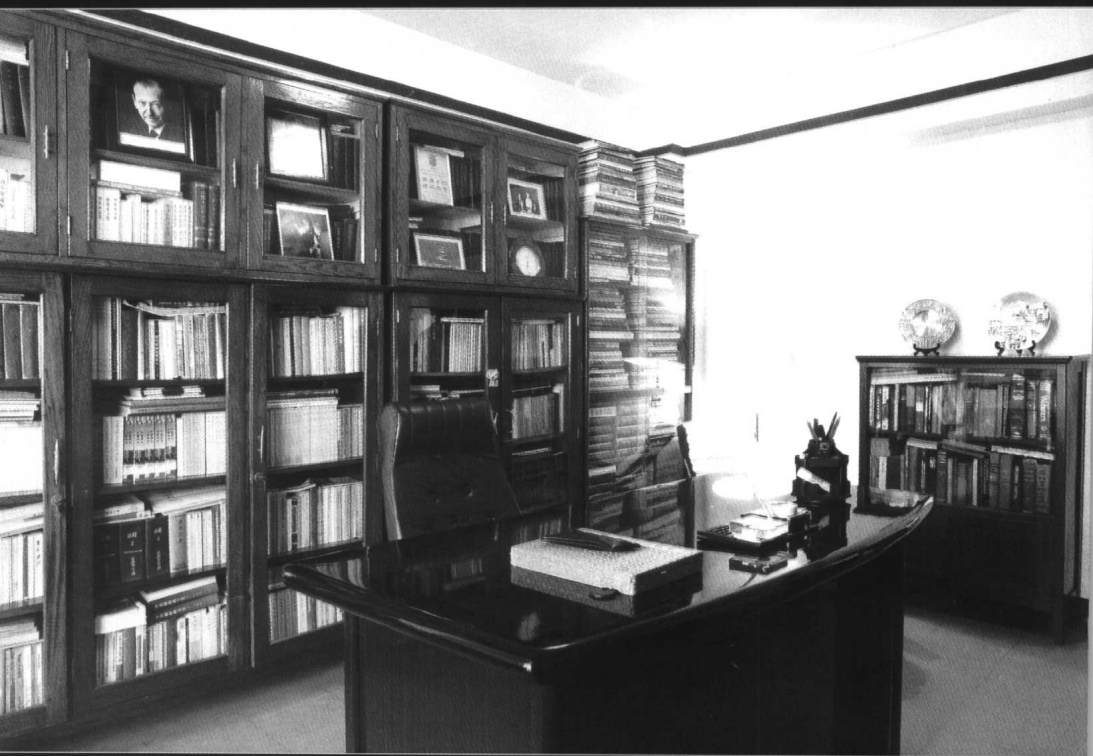


周振甫的书房

名编辑周振甫（1911—2000年）的编龄近70年，在中国的出版人中，是真正不间断地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时间最长，而且实实在在、日日不停地工作的编辑。称他为中国出版编辑史上的第一人，当之无愧。周振甫经手编辑的书稿已经无法统计，传为佳话的是他为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作责任编辑。

周振甫还是著作等身的学者，十卷本文集及集外著作，累计近千万字。周振甫简朴的书房里书并不是很多，写字台后面的书架里大多是文史类的典籍和工具书，他的学问大都记在脑子里吧。

1994年11月2日摄于北京



凌青的书房

外交家凌青，原名林墨卿，是中国近代史上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林则徐的第五代后裔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身为燕京大学学生的凌青面对国家危亡，决然奔赴延安，为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当翻译，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。1980年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。凌青的书房整洁、庄重、讲究，大办公桌后面是一排高高的书柜。读书是凌青的第一爱好，因此他被国内外的同行称为“学者大使”。

1995年11月4日摄于北京



黄苗子、郁风的书房

走进书法家、画家黄苗子、郁风夫妇的书房，不能不让人感到主人的饱学，书架占满了两面墙，桌子上摆放着笔墨纸砚。当然，也让人很难想像他们是怎样在这里写字、画画的。郁风说，这其实是黄苗子的书房，里面已经没有她的地方了，自己只好到别的房间另辟天地。

1995年2月14日摄于北京



田涛的书房

当代藏书家田涛的藏书大约有五万册，从唐人写经开始，到宋版、元版，仅明版书就有五百部，而清代的“殿版”只好放到阳台上。无论是数量和质量，田涛的藏书在当代私人藏书家中都是罕见的。他的藏书大部分是父辈传下来的，由于自己的专业是法学，于是专门收藏法学、法制史方面的书，也逐渐系统化专业化。田涛的藏书使家里每个房间都是书房，这张照片只能是“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”。

1995年8月23日摄于北京



赵萝蕤的书房

翻译家赵萝蕤（1912—1998年）的书房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不仅是因为她已仙逝，而且因为她生前居住的美术馆后街22号，一所有巨大文化价值的四合院，在修建平安大道时被拆除。这间中国式书房的家具，是赵萝蕤的已故夫君、诗人陈梦家收藏的明清家具。如今这些珍贵的古典家具存于上海博物馆。

1996年1月23日摄于北京



牛汉的书房

诗人牛汉把床放在书架旁，想必躺在床上看书很方便，顺手就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。这种摆法其实不止牛汉一人采用，还可以找出几位。书架高处的书之间，夹着许多露出半截的稿纸，这就是牛汉写的诗。他写好诗并不马上拿出去，而是先“立”在书架上，随时抽出来修改。书架上还放着许多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，被供在很显眼的地方。牛汉喜欢石头。书、石头，再加上诗人，就大体形成了牛汉的生存境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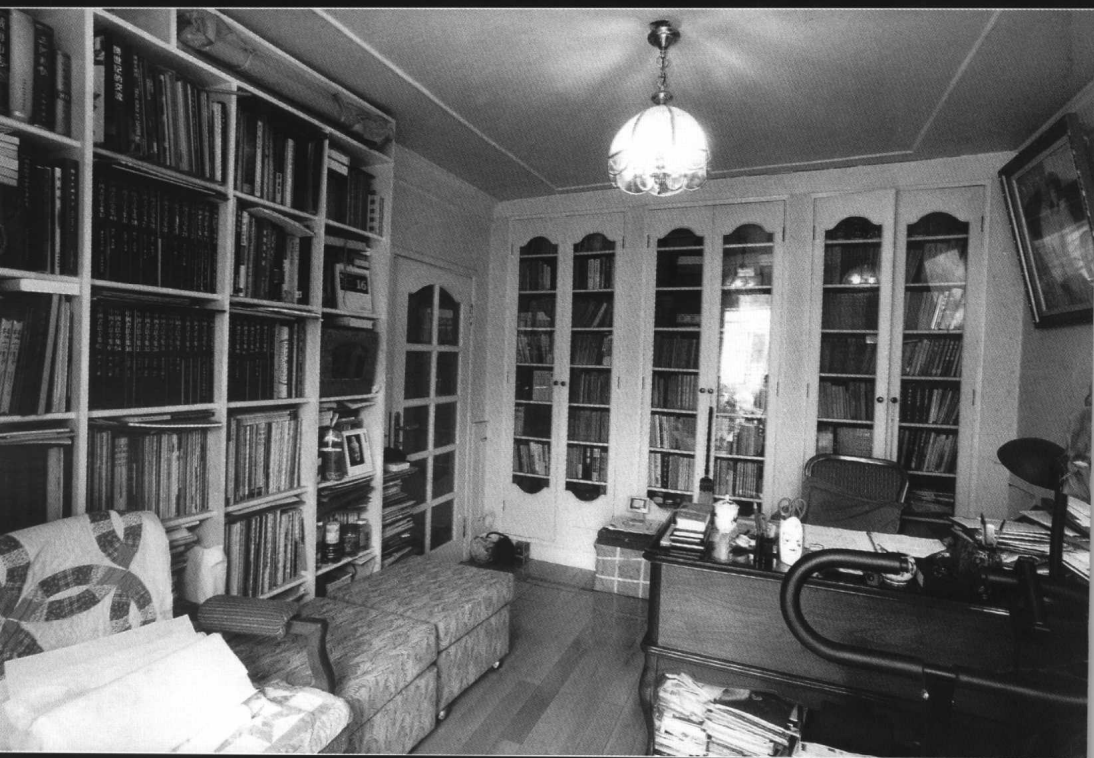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11月20日摄于北京



张子扬的书房

中央电视台导演张子扬的书房有两多：书多，艺术品多。书房里面的书籍其实只是一小部分，大部分被放到客厅里。张子扬说自己喜欢书，而且有整理书的经验——他参军时当过图书管理员。书房里还有很多艺术品，来自世界各国，来自西藏等地，也来自朋友。张子扬喜爱美术，书房的装修是自己设计的，书架和博古架相互交错，书籍和艺术品和谐相处。

1999年9月1日摄于北京



乔羽的书房

词作家乔羽的书房是洋式的：白色的书柜、书架、房门，路易十四式的写字台、椅子，连沙发、吊灯也是洋式的。乔羽说，书房装修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是夫人一人，并不代表自己的趣味，但是“可以”，所以就一直使用下来了。书桌前放着一架健身器。当然，乔羽承认自己用健身器锻炼的时间比较少，倒是夫人用的多些，他的锻炼方式是走出书房去散步。

2000年8月16日摄于北京



牧惠的书房

杂文家牧惠熟读历史，正史、杂史、野史都读，而且在杂文中信手拈来，借古论今。牧惠书房里满面墙的书架里，史书不少。当然，书房里的书架似乎从来就不够用，牧惠还有不少书放在别的房间里。如此简洁实用的满墙书架是谁设计的？牧惠言：装修师傅。

2000年4月28日摄于北京



刘梦溪的书房

学者刘梦溪的书房，三面墙是书柜，且顶天立地，是装修时直接固定在墙上的。这些书柜都没有玻璃门，取放书籍非常方便。当然，在北京这个干燥且多尘的城市里，没有玻璃门的保护，书是很容易落上灰尘的。对此他是怎么考虑的？刘梦溪干脆地回答：“我只用书，不藏书。”

学者季羡林看了这张发表在报纸上的刘梦溪书房的照片，说了几点：梦溪的书真不少；梦溪的书房乱而有序；用书时梦溪怎么从书架上拿呀？

2001年3月8日摄于北京



丁聪的书房

漫画家丁聪的书房不仅地面积紧张，墙上面积同样紧张。书柜和书架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工艺品、照片、画等等，把墙面遮得密不透风。一句话，书房里除了天花板，其他地方都被占满了。丁聪的书房自称为“山海居”，听起来风光很好。但他解释，山指的是书房里乱，书堆得像山一样；而找东西像大海捞针一般难。原来如此。

2001年9月30日摄于北京